

唯一步進的大眾讀物

每逢

147 出版

吾友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發行



每册售銀一角五分 No. 79. 30. 9. 11. 第十七期 第一卷

# 一 泰義·安南·新嘉坡·二

岡崎三郎

而協同的活動。

## 一

處理中國事變問題，是日本國內國外，一切問題之重要的中心問題。無論吾人對南方問題，有如何之注意，然如離開處理中國事變問題，即不能理解其真意，而且也找不到適當的方策。南方問題，若說起來，只是中國事變之進展的產物，也可以說是中國事變之延長。不特言，中國事變，不單是日本，英美蘇及德義，甚至所有西洋列強，也都具有重大之關心。因爲在各自對外的政策上，有着重大之影響的緣故。尤其中國問題，對於英美蘇，還有直接關係之問題。話雖如此，中國事變，對西洋列強所有之意義，若較諸於對日本所持有之意義，仍相差懸殊。西洋列強，無論如何，他是以歐洲事變之歸趨，爲其死活之問題。中國事變及包含南洋問題之遠東事變之推移，也是以歐洲事變爲主。然而相反的，中國事變以及其所延及之南洋問題的自體，對於我們日本，却是死活的問題。西洋列強，以歐洲問題爲中心，決定其各自之世界政策，由此再來決定其有如一環的遠東政策。而我日本，乃係以遠東問題爲中心，來決定世界政策。實際，西洋列強之右手，完全是爲歐洲問題所繫，其對於遠東問題，只剩下隻殘餘的左手而已。與此相反的，我們日本，係以雙手來應付遠東問題，而且還是必須如此。這是在理解中國事變及南洋問題的國際關係上，我們所不可忽略的一個前提條件。

如可謂一世紀以來之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西洋諸國對東洋，尤其是對中國問題，很少有單獨行動的時候，都是採取相互協力的手段，否則，少有顯著之成果。當中國事變勃發時，西洋列強，多支持抗日中國政權，而與以援助。然列強相互間，並沒有充分的了解與協力的態度，這當然是因爲列強間，對歐洲問題，沒有達到互相了解與協力的地步。至列強間缺乏協力，也正是未能阻止抗日政權敗退之一主因。然由歐洲戰事變發展，遂逐漸使事變發生變化。此中最重要者，即英美間樹立了強大之協力關係，並擴張於各方面之一事實。尤其自日本與德義締結同盟以後，兩國之關係，在東洋上，也增加了緊密的程度。蘇聯在戰爭之初起，因爲立於德國方面，所以雖然也是援助抗日政權的國家，而與英美却走着不同的方向。時至今日，蘇聯與英美，立場已相同，即在東洋，也有產生協力之可能性。所以無論西洋列強間，各自立場，有如何之變化，其於東洋上，所能結成之三大國提携，乃是我們當前非常重大之問題。在各行其是的局面下，自缺乏大活動的能力，然而現在已經能看看到，彷彿是開始採取了相合

所謂ABC同盟說，傳到我們耳裏，爲時已久。今日更喊叫出來ABC D同盟。即指美，英及其屬領，重慶政權與荷印而言，此係吾人所周知者。最近之新聞電報，僅傳此四國，圍繞南中國海，施以協同工作。至此種協同工作，究竟進展到如何程度，吾人尚未充分明瞭，也許一切都基於秘密協定所進行，吾人當然不會十分瞭然，然如依從來諸種事情，綜合觀之，來推測其所施行者，也不是不可能。

由地理的條件來看，很易於想像出來，新嘉坡一定是ABC D線之戰略中心點。新嘉坡扼印度洋之門戶，且由於英美之共同使用，更給與連繫新嘉坡與馬尼刺海上線的重要之意義。由夏威夷經馬尼刺到達馬尼刺之良大一線，由此更得到補足其最後部分。而且此全線將東印度群島與澳大利亞從北方遮斷。爪哇被隱於此線之遙遠的後方。至此線之構成，當以共同使用新嘉坡之意義，佔主要部分。

同時新嘉坡，不僅是到馬尼刺的海上線的起點，而且是由馬來半島向北方另一條線上的起點。由新嘉坡經卑南到仰光的路線，於仰光上陸，由鐵道及公路之連絡，從臘皮及八莫，能達昆明，貴陽，重慶。在這裏還有兩條路線，爲吾人所不可忽略者，一個是由貴陽向東方的一條線，一個是重慶經西安，到延安以及蘭州的一條線。至雲南緬甸路之意義，亦勿庸再行贅述，不過由於最近所傳之中國重慶軍之進駐緬甸與馬來，遂使由新嘉坡到重慶的路線，已成爲單一的國際的戰略的路線，在此種意義下，中國重慶軍進駐之意義，更值得我們來注意。此外，新嘉坡還是法國多高爾派，在東洋之據點，此亦爲吾人所應附帶知道的事。

如上所述，我們在地圖上，能夠劃出來以下兩條線——由新嘉坡至馬尼刺，開島，夏威夷。由新嘉坡至卑南，仰光，臘皮，昆明，貴陽，重慶。在這裏，很明顯的更能看出來，其於馬尼刺與貴陽間，必以香港爲目標，結成一條連繫線。我們若把這條線，名之曰ABC D線，當屬正當。至此線之構成，究進行至如何之程度，尙無明確之報道，然目前正開始使此線實現，確係事實。所以也可以想像到，今後必逐漸強化其輪廓。這是歐洲戰爭發展之產物，同時也是中國事變進展之必然的結果。此線之指導權，當然在英國，然美國也有極大的作用，而最危險的事情，即重慶政權，在這裏也有着相當重要之作用。因英美對日本雖有極露骨敵性之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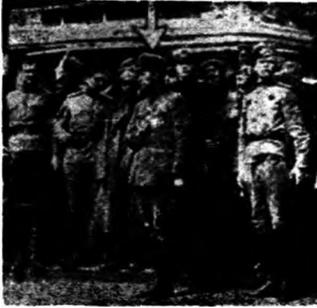
### 俄國革命時代社會黨首領克倫斯基之言論

## 德蘇戰爭之歷史意義及其前途之蠡測

【續】

君平

### 友誼



總閣內之府政時臨一九一七於基斯倫克  
則黨克維什爾布但，戰作德對續繼強主，理  
一於(者示所前當)基斯倫克為圖。對反決擊  
，狀之隊軍閱檢勒格寧列在年七一九

蘇俄之連軍芬蘭，正足以說明蘇俄機械化部隊是平庸無奇了。在機械化的戰爭裏，僅有少數的坦克車與飛機仍是無用的，除非能以最高速度來補充這些武器的消耗。在這一點上說，蘇俄的工業是不能與德國相提並論的。一個現代化的機械部隊如果缺少精良的技術與工業組織作其後盾，其戰鬥能力之消失較之舊式軍隊為尤快。因為舊式軍隊的主要戰鬥力是取決於軍隊的數量、士氣、英雄主義、與犧牲精神。

除上述之外，一個軍隊，不論其新舊，是一個活動的集體，如果有了名符其實的司令部去指導，纔能發揮其目的的作用。缺少這種指導的軍隊，不過是烏合之衆而已。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內，斯塔林大舉清黨，凡紅軍中有才能的戰略家與司令官均遭其清除。斯塔林使用此種非

常手段以減損俄國之兵力，此種損害至今猶未能恢復。值此危難當前之際，蘇俄必定招致大禍。

以上所舉，不過是數種事實，由此事實即可推知紅軍之實況，並可證明我的悲觀主義不是毫無根據的。經過長時的默想以後，我得到了以下的結論：我們必須為一件事而默禱，那就是希望紅軍繼續抵抗，直至其完全瓦解。紅軍果能保持其戰鬥力至於如斯之久，那真是奇蹟了！

希特勒相信這種奇蹟是不會出現的。這不成疑問。誠然，希特勒認為紅軍沒有繼續抵抗至三個月之久的能力，所以他機敏地對蘇用兵。目前，希特勒遇到了雙重的問題。第一、他渴欲組織起來後方的經濟，而從速抽調大量的軍隊，機械化部隊，以及轟炸機對英國作進一步之攻擊。第二、希特勒渴欲擊潰共產主義於其發源地之上。如此，他纔能從共產勢力威脅下解放出來他的歐洲版圖。為了急速掃除共產主義，希特勒運用了兩種武器：一是機械化的部隊；一是有效的心戰。

希特勒具有大膽的計劃，勇敢的決定，熱巧的戰略。無疑的，他現在正在空前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來包圍紅軍的左右兩翼，並猛烈地進擊紅軍的中部戰綫。此種軍事行動如能成功，希特勒即能切斷紅軍的戰綫，而擾亂紅軍各部戰綫的交通聯絡。我們不必猜想希特勒的主要攻擊將對何處而發，因為這種推測是無用的。希特勒的主要目標許是莫斯科，也許是黑海沿岸與高加索。將來的軍事發展就可獲得完全的答覆。很明顯的，最簡便的戰略是進擊莫斯科，同時佔領列寧格勒。

此兩地可以供給德軍石油與麵包，不必再行深入。

假使克羅林宮的主人，在過去不會協助希特勒，這種大胆妄為的企圖是不會出自希特勒的腦中的。過去二十四年內，蘇維埃政府不顧國家的利害，不知愛惜國家實力的政策，培植了希特勒最凶猛的政治武器。這種武器就是蘇俄人民痛恨布爾什維克黨的獨裁政治，而渴欲得到解放——雖受「惡勢力」之援助，亦在所不惜。以芬蘭為例來說，假使斯塔林於一年以前不會侵入芬蘭國境，那末，芬蘭會於今日對蘇俄作戰嗎？立陶宛又如何呢？斯塔林來侵入立陶宛以前，曾以光明正大的言詞來保障立陶宛內政的獨立，但是立陶宛終為斯塔林所摧毀了。較以上兩種事實更嚴重的是所謂「獨立的

自，權大學獨寧列，後以命革黨克維什爾布  
寧列為圖。職之席主會員委民人埃維茲為任  
。情神之時演講表代區各埃維茲對



烏克蘭一的問題。烏克蘭脫離蘇俄的獨立運動是在第一次大戰時發生於柏林。一九一七年內，烏克蘭獨立運動黨人由德方秘密遣入俄軍後方。一九一八年，德俄成立布勃斯特·里多佛斯克軍獨和約以後，德國勾結烏克蘭獨立運動黨，企圖成立獨立的烏克蘭政府，卒至失敗。烏克蘭的農民不欲援助獨立運動黨而與俄國脫離。但由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間，無數的烏克蘭人因饑饉而餓斃。恐怖政策與宗教上的放逐方施其淫威於烏克蘭人民。當時烏克蘭的悲慘情形與其他俄國各地的情形原無二致。此係實情，無庸諱言。但是烏克蘭獨立運動黨的宣傳，在使烏克蘭人對於布爾什維克黨的獨裁政治的憎恨轉移之於對抗俄國全國。所以，在烏克蘭獨立運動的企圖（一九一八年），失敗以後的二十年之內，烏克蘭的脫離運動就成爲德國在心理上對抗俄國的最妙的手段。

最後，試一回顧俄國內部之情形。俄國全部不啻爲一潛伏的火山。人民憎惡政府的怒焰在任何一日皆可爆發，並可吞噬了蘇俄政府對於羣衆的愛國的訓練。

在此大歐戰爆發之前，當西方民主國家與極權主義的莫斯科政府保持若斷若續的外交關係時，俄國的民主黨與愛國者曾有數次向英、法、美三國的輿論界呼籲！我們呼籲道：「你們需要俄國！需要一個健康而有力的俄國！」試以你們的力量來影響克羅林宮的主人！蓋馮蘇維埃政府停止其清黨和放逐的政策，把無數的蘇俄人民從集中營中解救出來，讓蘇俄人民仍然能够信奉上帝，讓他們自由發表言論，自由思想，在夜中睡覺時不感到任何恐怖！」

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們的呼籲。在德俄戰爭爆發前，現實主義的政治似乎是最爲流行，而我們則被人認爲是幻想派。

到了今日，過去的現實主義已成爲夢想。今日又返回到一九一四年。在民主國家尚未充實自身的防衛力以前，全世界的命運繫於俄國人民能否抵禦希特勒指揮下的轟炸機以及機械化部隊的可怕的打擊。在目前，問題的解決不必等待三年

的長久時間了！僅僅三個月就足够了！

蘇俄抵抗如不能繼續至三個月，將如何呢？我想，蘇俄軍隊一定可以作戰至三月之久。爲了促使蘇俄繼續抵抗，我們必須首先打倒希特勒的最毒恨的宣傳。克羅林宮的命運已與倫敦和華盛頓聯結在一起了。克羅林宮的主人於接受此種惡劣的命運之後，必須將自由還諸全俄人民。果能如此做去，蘇俄纔能產出團結的自衛力，繼續其對德的抵抗。

值此可怕的大量犧牲的第二次戰爭裏，西方的民主國家最後纔明了他們所需要的不是俄國的獨裁政治，而是俄國這個國家。

父：「混孩子，昨夜一宵沒回家，幹嘛去啦？說實話！我從十七歲的時候，就學會了吃喝嫖賭，你們年青人做事瞞不了我。」

子：「今年我已經十八歲了！」（楊鮑）

男性賀爾蒙製劑

# 賀爾賜保命

強精固本

男子性神經補劑

少壯動物舉丸煉製，質料新鮮濃厚，定價最爲低廉，主治性神經衰弱，未老早衰等症，功效靈驗補力偉大。



上海新亞藥廠製  
均房藥

新亞藥廠華北辦事處：

北京：東單三條胡同十一號  
天津：英界十九號路

濟南：經四路路十八號  
青島：天津路德安里十一號







## 大西洋遇雷記

James Hanley 著  
欣平 譯

被魚雷擊中後的船是怎樣的？這，第一你得想像有一隻在怒濤的大洋中航行的船。瞭望台上站着一個人，守望着週遭。他向前眺望着深灰，浪濤沉重的大海。他的後面，一個人坐在船門口上，疲倦地看着同伴們斜倚着船欄杆。一個厨子正在寫着信，還有一個船員板作精神地在船橋上站立着。水手們都四肢展開躺在牀上，玩着紙牌，吸着香煙。天已近黃昏時候。陽光漸漸消失了，整個船的樣子形成了一個奇怪的線條。發動機的旋轉聲非常清晰，那聲音穿過了全船。船的顫動很有節奏，好像有一個聲音說着：「萬事平安」。「萬事平安」。

不久，一聲震耳的爆炸擊破了這和平的靜寂。猝然地這船開始搖擺和震動，一切的燈光都息滅了。不過船還沒有傾斜。幽靈式的人形浮現在甲板上，到處是呼喊聲。鬼樣的人形通過，甲板，船梯和欄杆上奔走着。船門鏗鏘地響着，瓶子和瓷碗形成種狂亂的嘎嘎聲，發動機却是悄然無聲。那有規律的機輪聲的消失，一定是什麼意外的事發生了。

得特別潑刺。  
從什麼地方傳來一個呼喊的聲音，高叫着，「船呀。」聲音不停歇地吹着，模糊的黑影漸漸變成成人形，他們都是從夢鄉中由寢箱裏跳出來的，都沒有穿好衣服，嘴裏喋喋地胡亂地說着，全向傳來吼聲的方向跑去。  
那清楚，鏗鏘的聲音又在說着：「快點上救生船吧。」「船底下的人全上來了嗎？」  
一位船員急忙地說道：「沒有，沒有，先生。」  
這船員忽聽到一個喊聲。他猜想是最近層靠近船頭的那個人。他清楚地聽到，「一號上來了，」他才不再懸念。他拿起一隻傳音筒，又發佈新命令。  
緊急燈光已經息去，他再看不見船梯。他呼喊着，「全上來沒有？」他等待着回答。沒有回應，他開始向上爬去，一直到了甲板上。他停了一會兒，但他沒有再向下去，浪濤滾滾的下面。海水把這個數噸重的鋼鐵像一束草似地來回地搖蕩着。那人慢慢地走到喊聲高大的地方去。他聽到一個由傳音筒送來的聲音，「二號出來了。」他蹣跚地走到吊柱前去。三號尚在底下呢。  
他站着向船梯望着。那梯子像一個標木塞似的來回地浮動着，各處都充滿了水，船頭升了起來，隨之又傾跌下去。他忽然聽到船底下傳來的

呼聲，跟着一個人撞到他身上，他知道這是誰。  
「沒有希望。我已經試了，但一點希望也沒有。」  
「我知道，差不多都上來了；也許底下還有。但是已沒有辦法了。」  
他自己的聲音的鎮靜使他很是驚異。他憑定了主意，不能避免的時期已經來臨了。所能做的只有將這些人救出此地。「預備！」另一個人說道。  
他們順着繩子滑到下面等待着船上。刀子一閃爍，船劇烈地震搖一下。藥都伸將出去，他們放開了大船走了。她已不像一隻船，只是在黑茫茫中的一個龐大的形體而已。  
人們都風擠在一起。狂風漸漸吹過來。他們大家又看看那黑色的形影，他們的老家，但已是一個起伏不定的大塊鋼鐵了。死一般地沉靜，不知是因為什麼。只有泊泊地藥聲送到他們的耳鼓裏。互相無言地注視着。他們圍集在一起。似乎他們失掉了什麼東西，他們覺得無力的呆坐在那裏，瞭望着，等待着。又有一個，更震耳的爆炸聲，一聲火焰沖向天空，將天空和海水照得如同白晝。在火光的閃爍中可以看到對方的面孔。他們安靜地坐着，注視着將破滅的大船。這船一點也不動；只有火焰在瀰漫着，怒吼着，擴展着向上爬。崩壞物直射向空際，一種漸漸的噁噁的聲音充滿在大氣之中。  
當他們望着，有人說了。  
「船算完了。」  
「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看，是什麼一個景象。」  
「只在會兒以前，一點鐘。」好像是一分鐘以前他們還在談笑着。一個水手給他情人寫着信。一個厨子給一個船員預備咖啡。一個瞭望人還在眺望着似深淵的大海，想着回家和一切高興的事。人們都在談笑着，有的在他衣箱裏唱歌唱着，有的在修理着他們的衣服……

船已被炸成兩半；一半似已漂遠了，後邊拖着一縷火焰。小船搖得更遠一些。船頭上站立着一個人，大家舉着手歡呼他的勇敢。他們必須團結在一起。他們必須同心合一。這是他們共同的信條——他們必須同心合一奮鬥。有人睡着了，伏在同伴的身上，那同伴也就叫他伏着。他們看着那一半船身在開始沉沒，看着火焰已降到水面上去了。

他們在懸想着另一隻船。他們都逃出來了？他們都上船了？他們得等待天明的來臨。陽光會曝露一切。他們正當在大船上站着的當兒，就忽然跳起來了，有的只穿着褲子和襯衣；他們想着丟失的衣服，隨船逝去的心愛的小物件。這些東西，在他們是認為永遠可貴的。他們並沒有想得到許多，但他們遇到的却是這個賜與。他們無助地漂蕩在大洋中，等待天明的來到。

船的一半忽然向下沉去；海水激動起來，泡沫飛濺，一片海水充滿了激起的水泡。他們看着這剩餘一半船身漸漸地消逝了。那不會曾經是一

隻大船，有居室和艙房，暖和的燈光，工餘的談笑的大船，一個小世界剎時間粉碎了。

這時，他們再看，已一無所有。黑暗抹去了彼此的面孔。

有人高呼着：「別的船在呼叫。」人們轉過去看，他們想從黑茫茫中望過去，想再聽到那呼叫，但是只有風在吼叫着。搖搖着。他們忘記了那隻船，他們的船，奔溢的搖搖着，從汽油中噴出來的火焰。他們只渴望着光明。他們希望牠的來臨。

「我們在哪裏，又有什麼關係？搖吧，」一個人說着。

又傳來呼喊的聲音。那對於他們好像是一種熱力，那是從親密的伙伴那裏傳來的。這大洋終于還不是太孤獨的。他們拚命的搖着槳。

機械師呆地坐着，想着那鋼梯，腳跟下的大水。他想着他的朋友。他漸漸睡去。「我在站着刮臉呀，」有人說着。他們在黑暗中向前搖着。聲響皆無。只有槳環在克啞克啞的響着。那船此時只是一個記憶而已。人們都擠在一起，靜默無言，沉入在他們的想像裏。一片海浪迎頭打來，驟然落下，有人喊道，「努力呀！」

人們都急欲知道別的船是在哪裏，希望在早晨可以見到他們。他們想着水，餅乾；他們希望一切都平平安安。水和餅乾並不是過分的要求，你也没有多求，但你所得到的即是這個機會都沒有；陽光來時，他們會看見彼此的面孔，看清了一切。每個人在疑慮着他的同伴是否已離開了大船。他也許在

早晨能知道，也許就永遠不會知道了。

他們想念着失去的那隻大船，是他們的世界和家的大船。但是沒有船是你自己的。在心的地平線上新的船早出現了，那是另一隻船。人生就是這樣。

陽光悄悄地來了，他們却不知道；他們不知道他們已划得多久。此時，他們只看着清晨送出來的微光，慢慢地才看到了水，海水。他們想着那失落的船。陽光給與他們力量，給他們的手增加了力量，他們用新增的活力與決心向前划去。

「現在，我們有被救的機會了，」一個人說着。

陽光照滿了大洋；他們注視着地平線，他們在尋找一隻船。過去已輪在他們的後面，和一隻船一同逝去了。他們在想着另一隻船，他們想着將來。他們在狂風怒浪中向前划行着。(完)

### 「徵友信集」出版了！

「徵友信集」告訴你怎樣和未相識的男女朋友通信  
「徵友信集」指導你怎樣去獲得未相識朋友的友情

從千餘封徵友信中，選出了這最精華的

一部份！

有熱情，有真誠，有坦白的自訴，有友

情的安慰和學識的砥礪！

是一部最適合青年男女需要的，時代的

新讀物！

每冊售價一元，外埠另加郵一角七分。

各大書店及報販均有代售

吾友報社發行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 北京的幾項小統計

- (1) 一百個中學生裏，有九十五人以上會騎自行車；又每日往返學校時，平均十人中有六人騎車，兩人乘電車，一人乘人力車(包括洋車、三輪車)，其餘一人則步行或坐汽車。
- (2) 京市主要街道，平均每平方米，約五分鐘開過汽車一輛，人力車和自行車則每分鐘即有廿二輛經過。
- (3) 每交通指揮燈開關一次，要阻隔汽車一輛(包括洋車、三輪車)。
- (4) 京市本年以來，火警損失最重者約在四十萬元(羅馬影院)；最微者亦在三百元以上。
- (5) 從太平倉或北新橋起始開行的電車，平均約三分鐘即有一次。
- (6) 自殺的人，以服毒者為最多，投水者次之，投環隊軌者又次之，引電者最少；年歲以三十一歲間的人為最多；又女人多於男人。(徐肅正)

# 吃飯啦嗎？

「惹」，雖是名，能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害，故相問勞曰：「無惹」。由此可知當時對於「惹」之懼心，是相當嚴重的。



## 笑談 洗耳

在自下，我們若是抓住了時代，還清了現實，不單可以寫戀愛，還應該說笑話。反對寫愛戀的理論，在「依雲談天」裏，已被顛倒；可是說笑話，也有相當的困難。因為你會遇見以下的非議：「這笑話你是抄來的，我聽見過。」所以在你說笑話之前，要預先聲明，「笑話」沒有專利權，也不貴在創作，只要聽來，就可說給那沒聽過的人。誰不愛聽，滾開！把非難的口舌打倒，你就可以隨意笑談了。

這兩個原動力。有人說「幽默」就是滑稽，二者一也。有人說不然，倒是有不同之處。孰是孰非，請誰給來個確定判斷才好。在下有點小小意見，供諸大雅，不知以為然否否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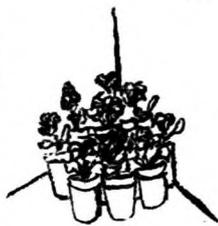
話說「滑稽」是動的，淺近的，笑到外邊，粗鄙而一笑就完的；而「幽默」是靜的，深遠的，笑在心裏，細長而煞有回味的。自然，「滑稽」是中國的古典，而「幽默」是(Humor)的譯音。打開字典一看，(Humor)的後邊明明也註着「滑稽」，可是若說「幽默文學」就是「滑稽文學」，蕭伯納和林語堂都是滑稽家，與賈波林都是一流人物，那就一定有好多「那爲什麼呢？」

然而惹害因爲後來人的穴居和建屋宅居，就自然無形地漸漸解除了。隨着「惹」之有無爲問的話，也由減少而無存了。固然，現在的信札中還時有「別來無惹乎」的套語，有些老先生們見面時，還時或抱拳拱手的老「無惹」嗎？地滿斯文地互相道及，但這個「無惹」僅是問人安否的意思，已與古昔「惹」，嚇蟲名之「惹」大異其趣了。

不知從何年代起，我們的大衆的見面語由「無惹乎」變成了「吃飯啦嗎？」。關於人民大眾見面語之「無惹乎」而至「吃飯啦嗎？」的演變史，也許因爲是小事一段，在我知道的範圍內，還沒有那位先生考據過。然而在這不爲人注意的小事上，是時常會出人意外地含着社會、國家、民生的大概情形的。

到過外國或學過外國語的先生們，常感到中國語彙不足而大說其中外合璧語，尤其對於不分早晚晝夜與地點的「吃飯啦嗎」的見面語，是認爲過於單純卑俗而有傷國體而大爲不滿的；於是便有了將它改爲其他體面而適合時宜的話的說法。然而這種語言，是人民大眾內心的自然流露，即使怎樣單純卑俗，認爲有傷國體也是無可如何的；至少也不是僅以「代替的語言」所可解決的。





逸民看着妻又打扮得嬌娥似的  
走去了家門，心裏的怒氣再也遏止  
不住。把收藏着亮晶晶的匕首，裝  
在衣袋內，追出去。眼前浮動着  
匕首插入朱科長又肥又圓的腦壳時  
的情景；心裏是感到一陣輕鬆爽適  
，像喝醉了酒；一陣又彷彿被一塊  
鐵壓住，沉重得喘不過氣來。

晚風中飄送過一陣酒香，使逸  
民想到了殺人的好助手——酒。而  
前是一個古老的酒缸；幾個粗壯的  
露膊在燈影裏揮動，一片嘈雜的聲  
音，散佈在深秋的晚風中。逸民佔  
據了一個座位，喊着：「來半斤白  
乾！」

嘈雜的環境一些影響不了逸民  
內心的思慮；因為他現在的心情已  
在半麻木中了。濃烈的酒灌進喉嚨  
是什麼滋味都不覺得；只是咀嚼着  
同事譏笑的話：「用老婆去巴結上  
司，簡直是禽獸！」當作了適口的  
下酒菜。

燈影裏閃過去一個女人，使逸  
民的思慮轉到了妻的身上。他想起  
了妻時常出去打牌，深夜才回來；  
可是每次的勝利都是妻獲得，而給  
他帶回來大疊的鈔票。又想起有一

酒

你只看見了飯碗，而忽略了  
社會的鬼域，人心的險詐！

釘是

次跟蹤着妻，却不料妻是走進了那  
紅漆大門的「朱公館」。他很聰明的  
把聽來的話，互相印證；開始發覺  
了妻的秘密。他覺得妻對他已犯了  
不可恕的罪；於是把殺朱科長的心  
，都移到妻的身上；可是他忽略了  
妻近來對他是更溫柔，更體貼，更  
有時無緣無故的流下淚來！

逸民出了酒店，蹣跚蹣跚的走  
回家中。斜臥在床上，緊握着那冷  
氣森森的匕首，嘴裏亂七八糟的說  
着：「臭女人！看你還能逃過今天  
晚上……匕首……殺……」  
逸民醒來，已是清涼的午夜；  
可是妻還沒有歸來。他看着滿窗凄  
涼的月色；聽着塔前秋風掃落葉的  
清響，不覺引起了莫名的憤怒和恨  
憫！

不久，聽見汽車停在門外；又  
聽見房東把門開開了；眼裏是一陣  
熟悉的高根鞋聲「格格」的響來。他  
斷定是妻回來了，只是靜靜的躺着  
裝睡。妻走進來，扭亮了燈，却先  
忙著拿過被單給逸民蓋上。逸民却  
突然坐起來，把亮晶晶的匕首「澎」  
的一聲插在褥子上，命令着說：  
「坐下不許動！說：你……你到  
那裏去了？」

妻有些吃驚；可是依然鎮靜着  
溫和的說：  
「逸民：你怎麼了？看你這樣  
子是喝了酒！」  
「告訴你少說沒用的話。妳老  
老實實的說，是不是又去找老朱？  
——那朱科長！」  
妻愕然了！

逸民覺得勝利已握在自己手中  
得意的說：  
「我早就看出來你是變心了！  
妳確實告訴我，是老朱引誘了妳；  
還是妳愛上了他。妳若是不肯實說  
，那我先殺了妳；再找老朱去拼命  
。妳不要看我窮，我是有窮骨頭的  
漢子。」  
妻仍是沉默着，只用悲痛的哭  
泣，代表了回答。

「哭？沒用！快說妳……妳怎  
樣結交的老朱？」逸民緊握着匕首  
，兩條可怕的目光，盯住了妻帶淚  
的粉臉。  
妻覺得事態嚴重了。自己的生  
活也到了盡頭。含着兩眼痛淚，訴  
出了幾年來蘊藏在心內的秘密：  
「逸民：請你先平靜下你的怒  
氣，冷靜的想一想，朱科長是不是  
你強迫着我去找他？那時你正在賦  
閑；我們一同負起了一個愁苦的擔  
子，度着淒涼的歲月，我不是沒  
有一句怨言？後來我們每況愈下，  
在當賣空，走頭無路的時候，你  
却打聽出來朱科長是我的同學。你  
逼迫着我去找他。那時我也曾警  
告你：「朱科長是沒有人品的，不

人活着不是愛人的服  
侍，乃是要服侍人。  
——奈立

懺悔

照例的，和每天一樣，我下了  
班便興奮的奔上回家的路途。當我  
走向臥室的時候，我收不住面上的  
笑容，按不住內部跳躍着的心情，

我準備每天一樣的接受着妻的熱  
情的慰藉。我立在門口，聽不見屋  
裏的動靜，我知道，妻一定又在開  
玩笑了。

衣架上沒了她的衣服，化妝台  
上少了她的化妝品，我才想起，妻  
是受朋友之托而到一個學校代課去  
了，真無異是冷水澆頭，熱望後的  
失望，美夢的破碎，將我置於絕望  
而悲哀的深淵裏了。  
屋子靜靜的，沒有生氣，我無  
聊的翻閱書報，預備將我寄托在另

如我們另尋門路。」可憐你是假怕了！由這迫改成了央求。你只看見了飯碗，而忽略了社會的鬼域，人心的險詐！那時我處在悲苦的夾縫中。朱利長表示應允了我的請求；可是他以某一個條件要挾我。我自不能這樣做；但是我回到家來，直不忍著看那眼淚一些力量都沒有了，還索精會神的問：「事情活動的如何了？朱利長究竟答應不答應呢？」我更不忍看那三個孩子餓得奄奄一息！我知道這一家的生命，都操在我的手中，無涯的悲苦泡著我的心！終於……終於在一天陰霾的夜裏，我寫了我的一家，出賣了我的身體！逸民！你總該記得：那夜我給你帶回來一百塊錢，告訴你：「事情成功了。這是預支你的一月薪金。」你那時多麼喜歡狂；可是我哭都哭不出聲了！從那時我隱忍到現在。我希望著這杯苦酒，永久的埋葬在我的心中，不料現在却完全吐著你了！從此我已經不是你的妻，在你面前，我只是一個罪人。逸民！今晚無異於宣佈了我的死刑，我是沒有勇氣再活下去了。好了……」她迅速的垂下首，白光一閃流出了鮮紅的血！

逸民愕然了！突然看見掉上的酒，彷彿是在沙漠中發現了甘泉，抓起來一陣狂飲，緊握著帶血的匕首，跑出了家門。

寂靜的大地，吹起了蕭瑟的秋風。淒清的寒月，已轉到西方。漸漸那紅漆大門，已闖入逸民的眼簾；門上釘著的那塊「朱宅」的黃銅牌子，正對著月亮閃光。

外的世界裏，可是，事總難如人願，我簡直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的徘徊在臥室裏。別離之苦緊緊圍繞著我，誰知正是七日的小別，然而一日要有二十四小時，一小時有六十分鐘，一分鐘還有六十秒呢！今天剛剛開始這七日的第一日，我不知道我將怎樣的無聊的度過這離別之期。天哪！不但離別痛苦著我，還有一個惱悔的心在隱痛著，我又陷在極苦痛的回憶裏了。

午間，妻在忙著整理行裝，並且不時的回過頭來向我發笑，並且不時的吐露出惜別的情意。我當時被事業的不如意所惱，我只有在想著怎樣發展我的事業，怎樣充實我的家庭，怎樣愉快我的妻子，而竟沒有一種同情惜別的反應。妻剛剛的坐在了我的身旁，我便不知不覺的站起來了。

「我要早到公司裏去，我要走了！」我無情的說。

「不！今天不要早走，我還有話說呢！」妻在溫柔的，纏綿的緊緊拉著我的手說。

「有什麼事？什麼要緊的事？別說了！」我嚴厲的說。妻對我這突如其來的無情感到驚訝，她驚奇的望著我，面部有極失望的表情，她說：「好吧！沒什麼要緊的事，你快去吧！」她說完便迅速的離開我，又在繼續地工作了。我忽覺得我太過無理了，為什麼如此的對待我最愛的人？我一定傷了她的心，我不應該在別離前傷她的心，我立刻跑過去，抱住她預備接收她的唾打責罵以為徵戒我的無知。我抱起

她來，看見她眼裏充滿了淚水。我向她：「你生氣了嗎？」「沒有！」妻在含淚微笑著說。這意外的善待已顯示了我的寬宏大量，我知道她已饒恕了我，然而我心竟不能因此而安，反倒更增加了我內心惱悔的苦痛了。我們就這樣靜靜的離別了！

屋子裏依舊是靜靜的，時鐘已指十二點，當此時萬籟俱靜，車鳴和叫賣聲不時的隱隱的傳到耳邊，倍增淒涼之情，我欲早時睡倒，希望讓夢將我帶到妻的面前去懺悔。我無力的拉下床單，忽然發現枕畔放著一封信，那美麗熟悉的筆跡使我知道那是妻所留下的。

「親愛的！我真覺得慚愧，爲了我年輕的幼稚，才學的淺陋，常常有使你痛快的時候。我希望你一方面能教導我，一方面要饒恕我。在許多天以前，我就憂慮著今天的離別。我例來是惜別的，更何況是對我所愛過的丈夫？所以午間我沒有同意你早走，實在是因為這個原故。可是，當時我竟沒有自覺我自己是如何的形穉渺小，焉能引起你慚愧的無以自容了。

當我知道你沒惜別情意的時候，我才鼓起了勇氣，我知道，「人活著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有能力，我有精力，我應該盡人類的天職，我應該服務社會，絕不受任何情感的阻礙，惜別是沒有價值的，別了自已所愛的人而去服務社會，才是真正有價值呢！我要在這七天盡我最大的努力，以盡我的責任。

屋子裏的一切都在吸引著我，使我不忍的離去，情感和理智的戰爭，是最痛苦的時候。時光畢竟是不留情，洋車夫已經進來搬東西，我留不去了。

最後，你要多注意你的身體，範圍以內的愉快可以盡力追求，你所應該換的衣服，都已安排在再原來的箱子裏，我不久就回來的。那兒！祝你愉快

妻臨行留字

我讀完妻的信，不由的鼻頭發酸，我的視覺模糊了。我回憶往日妻日常對我的細微的體貼，溫柔的服侍，以及愉快的慰藉，在當時我並沒有深的明瞭它的可貴。如今，我正像墮到冰窟裏，叫天不應，呼地不語，我又要追尋那往日的温情。我明明愛她，並且我深深的愛她，但是我爲什麼在別前爲了事業的憂煩，而忽略了別前的纏綿呢？我輾轉床第，澈夜不能安眠，天已然變成魚白色了，我這棵懺悔的心仍然不停的刺痛著我。我願時光快過，我將伏在妻的脚前痛哭流涕的向她懺悔我的罪過。





求職受騙

失業的故事

陶·餘·

「哈哈！」看着解雇通知書外皮的他，突然大笑起來，「果然，果然不出我的料想。」  
「什麼事？」妻子過來問他，手上還粘着麵。

「我從今天起，沒有事情了。」  
「呸！」妻子啐了他一口：「這事也笑，那事也笑，放一個屁你更笑，你讓人家開革了，從今天起要窮得沒飯吃哩，你還慢不唧唧的，那又有什麼可笑？簡直，簡直我都要哭了。」妻子一賭氣坐下來，眼睛瞪圓了看他。

他又笑了一下，這回笑得有點不自然，臉紅的，自己也覺得有些發燒，瞧着妻子嬌嗔可愛的臉，他真想過去吻她一下，可是當他剛要動作的時候，卻被一陣敲門聲攔住了。

「去！開門去！」妻也笑了。  
他出了屋門，一邊走一邊想，「妻的樣子真可愛，我如果再到工作，那可就太對不住她了她，她原是嬌裏生嬌裏長的小姐，怎能受挨餓的苦處？」

又是一陣拍門聲。  
「你倒是開不開呀？」妻在屋子裏上了。  
「開！開！」他吐了一下舌，過去開了門，站在外邊的，是一個陌生人。  
「找誰呀？」他說，「眼上下打量這位客人

，穿着藍布大褂，腳上穿着一雙雨鞋，身量不高，留着背頭，手上拿着一份報紙。

「我……」那人看看報紙說：「我×××君！」  
「哦！」他明白了，×××是自己在×報社會服務版上寫信求職的假名字，找×××當然是找我而來了，這或許又有職業，他有點高興起來，「是的！是的！您是看報而來的嗎？」

「對！」那人說：「那麼閣下是……」  
「我就是！請進來坐吧！」他把門向兩邊分了，把客人讓進來！「請西屋坐！」西屋是他的書房，他想讓客人到那兒去坐，那兒密密層層滿裝的是書，客人見了一定要驚嘆他學問的淵博，這件事——給學生補習功課——豈不是就成功了嗎？」

客人進了西兩房，抬頭一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麼多的書，中國的線裝書，西洋的硬裝書，上下無一不是書。一哦！這就是閣下的書房，我是看了×報……」

「是！」他說：「我知道，」說着，他把那張報接了過來，打開社會服務版，上邊用紅筆勾了兩段，有一段寫着：  
「×××，年二十五歲，山東人，河北大學畢業，因經濟困難，欲為初高中學生補習英文，數學，理化，報開隨意，通訊處：賈家胡同甲六

十三號。」  
這正是那一段，不錯，原是那天他發覺自己有被解雇之可能之後，立即投上一封信求職，不過是偶而罷了，不料竟會引起反應，好，於是他說：

「好好！閣下是……」  
「我是在銀號裏做事的，我姓趙，名叫趙仰泉，我有一位敝親，他有個學生，在某中學初二，因為今年功課太不成樣子了，而敝親又是目不識丁，所以托到我來，叫我替他請一位家庭教師，剛巧那天就看見了這報。」

「哦！是！」他拿過來一枝香煙，又給那位趙先生到上一碗茶：「貴親家庭是怎麼樣哪？」  
「噢！這個現在可以不必說，我此行完全是要見見閣下來的，主要的目的，敝親還是要我看看閣下是否可以擔當，可是一看見這麼多書，這也就不必再問了，我可以替敝親作一半主，現在請問請問閣下的需要……」

「這個很好說，很好說，哈哈！很好說。」  
那人喝了一口茶，「這還是由閣下您自己來定。」

他把面容一整，說：「我失業已經很久，生計困難之至，所以目前來說，每天兩小時，我想暫訂三十塊錢，再少就不成了。」  
「那並不算多，我可以把這一番意思轉達給敝親，在這時候，我告訴閣下吧！敝親是從前在邊省的一個小軍閥，前此所認識的顯官很多，還事如果成了，未始不是一個門子，前途正常着呢！好吧！明天我或許同敝親來。」兩個人哈哈笑起來，那人起來告辭走了，並且還訂於明天下午三點見面再談。

他去關上門，回到上房屋的時候，妻子已經好好的給他端上一碗熱湯麵了，一見他進來，笑着說：  
「好孩子，你又有了事，我在這兒給你恭喜了。」  
「那裏，那裏，不須勞費夫人了……」

「放屁！」他妻子又笑了，他猛然跳過去抱住她拼命的吻了起來。

第二天一早，他起來了，跑到東昇平去洗了一個澡，又理髮，回來換上件新衣服，坐在家里就等著這位預備再來的客人。

妻子呢，在客室裏整整房子，擦擦地板，揮揮桌子，給花瓶換個水什麼的，兩個人誰也不說話，彼此都在想著如何應付這位財東。

好容易好容易等到下午四點半鐘，那位仰仰鼻獨自來了，一進門，就又讓到西屋坐下。

「關於……」那客人剛一坐下，就要說話，可是他卻遞過去一枝香煙，說：「好，好，那沒什麼，先請休息。」

客人站了起來：「不要客氣，不要客氣，關於閣下的事情一切都向敝親商議好，並且，敝親托我到這裏來請閣下，到燈市口××飯莊隨意便的一下，哈哈，小意思，不要推辭……」

「這個……」他有點茫然了。

「不要推辭，因為今天敝親還請了兩位在社會上有地位的朋友作陪，並且，並且就手把東修……您閣下總明白了吧！」

經過數分鐘的思慮，他決定了：「好，恭敬不如從命，我答應了，但是不必即刻就去，請您隨便休息休息……」

「那當然，當然，不過關於閣下所提到的東修……」

「怎麼？」他驚異了：「貴親方面賺多麼？」

客人奇妙的笑了一下，然後說道：「不是，不是，當然不是，我所說的並不是這意思，完全是爲閣下您着想，這僅僅三十元錢，在如今萬物皆貴性人賤的時期，實在是不夠什麼用的，加以尊府與敝親公館又如此之遠……」

「貴親府上在什麼地方？」

「哦，在東四一帶，那您閣下倒是可以坐公共汽車，公共汽車每鐘以二毛計，來回四毛，每

月就十二元，車馬費先除去三十元的少一半。您再吃點點心什麼的，所餘無幾，所以爲閣下着想，實在沒什麼好處。」

他倒有點奇怪了，想不到與自己站在對面線上的人竟會爲自己着想，這事實在是奇妙了，於是他說：「那，我既已出口言定了，怎能再反悔？」

「那沒關係，就是我也已經轉達給敝親了，決定不能再更改的了，可是我却想了一個主意，無妨閣下今天騎自行車去，明天正式上課，就不騎去了，您可以說車壞了，或是車已還車主了，這時再由我在其中斡旋，要求敝親再添幾塊車馬費，豈不就行了？」

「可以，可以，您太費心了，請用茶！」

他又倒過一杯茶去。

「現在，我們就動身吧！」客人看了看鐘，站起身來，「到了那兒也就不早了。」

「可以可以，等我換上衣服去。」

等他換好衣服，同着那客人走了出來，正要推車的時候，突然間他的妻子從上房跑了出來，嚷着說：

「你不要騎車去，聽見沒有？」

「怎麼？你不要管，你懂得什麼？」嘴裏雖然這樣說，可是他轉過身來向那正期待着他的推車的客人說：

「走吧！我們一塊僱洋車去罷！」

那位客人突然的一震動，但立刻就又恢復過來，面色淡淡的說：「哦，原來閣下是懼內的勁！」

「噢！不是，」他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不過依我的意思，今天既是到飯館去，我以爲就不必騎車了，而且我的那個車又很破，哈哈，所以……」

「也好！」

兩個人走到門口，他趕過去開了門，剛要邁步出去。

「報！」送晚報的來了。

妻子接過晚報來，送兩個人出去，關上門，又回到她的上房來了，在那個大沙發上一躺，看起這張晚報來，打開中間這版一看：

第一欄排着三號大字的標題：

「騙子騙來職者」

「本版特訊，本版自成立以來，原意爲服務社會，略盡其心，乃近有不法之徒，竟敢按本版披露之求職者，進行其騙局，據前日一求職者，化名趙雪青，身穿藍布大襖足着膠皮雨鞋，五短身材，留背頭，臉黑瘦……」

還沒有看完下文究竟如何，她使勁的把報向下一擰，「真可恨，哦！原來是他！站起來想追出去，然而那已經晚了，不成了，她頹然的一下子坐在大椅子上合上眼去。

晚上，外邊又是拍門聲。

「誰呀！」她跳了起來，走出去。

「我！」

開開門，果然是他。

「怎麼樣？」妻子問他。

他一言不發的走進來，一屁股坐下去，妻子進來的時候，他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什麼事？你笑什麼？」

「果然不出我所料！哈哈！」笑完了，他們兩人的眼全都轉到那尚未拆開看內容的「解僱通知書」上去，他無可奈何的打開一看，不由得驚訝起來，接着又哈哈笑了，他們誰也沒想到那通知書是辭另外一個同事的，原來的意思是讓他轉交給那人的。妻子看着他茫茫然不知道他又在賣什麼藥了。

看完了這本「吾友」之後，請你立刻贈送給你的親戚、同學、和朋友。

## My Friend

After the Theatre  
By Anton P. Chekhov

(Continued.)

"What a funny poodle!" she cried, feeling that she was choking with laughter. "What a funny poodle!"

She remembered how Gronsdev was playing with Maksim the poodle after tea yesterday; how he told a story afterwards of a very clever quoodle who was chasing a crow in the yard. The crow gave him a look and said:

"Oh, you swindler!"

The poodle did not know he had to do with a learned crow. He was terrible confused, and ran away dumfounded. Afterwards he began to bark.

"No, I'd better love Gronsdev," Nadya decided, and tore up the letter.

She began to think of the student, of his love, of her own love,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thoughts in her head swam apart and she thought about everything, about her mother, the street, the pencil, the piano. She was happy thinking, and found that everything was good, magnificent. Her happiness told her that this was all, that a little later it would be still better. Soon it will be spring, summer. They will go with mother to Gorbity in the country, Gorny will come for his holidays. He will walk in the orchard with her, and make love to her. Gronsdev will come too. He will play croquet with her. He will tell funny, wonderful stories. She passionately longed for the orchard, the darkness, the pure sky, the stars. Again her shoulders trembled with laughter and she seemed to awake to a smell of wormwood in the room; and a branch was tapping at the window.

She went to her bed and sat down. Sh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her great happiness. It overwhelmed her. She stared at the crucifix which hung at the head of her bed and saying:

"Dear God, dear God, dear God,"

(End.)

## 散戲以後 (續)

陳 爾譯註

『多麼有趣的一隻獅子狗啊!』她喊起來說,因為她覺得她自己笑得喘不過氣來了。『多麼有趣的一隻獅子狗啊!』

她記得昨天用過茶點之後,格龍斯得夫逗弄那隻獅子狗馬克西姆的情形;後來他還說到一隻非常伶俐的獅子狗在院子裏追逐一隻烏鴉的故事。那隻烏鴉望了牠一眼,說道:

『哦,你這騙子!』

那隻獅子狗不知道牠是和一隻有學問的烏鴉在打交道。牠非常惶惑,於是一聲不響地跑開了。過了一會牠纔開始吠起來。

『不,我還不如愛格龍斯得夫罷,』那底亞決定她說,隨即把那封信撕碎了。

她開始去想那個學生,想到他的愛情,想到她自己的愛情,結果,這些想念在他的頭腦中泛開來,於是她想到一切的事情,想到她的母親,街市,鉛筆,鋼琴。她很快活地想着,覺得一切都優美。她覺得這一切都是幸福,而且往後還會更好。不久將到春天,夏天。她們就要同母親到鄉間的高爾畢基那地方去。高爾尼會來度他的假期。他會同她在果木園中散步,向她所說他的愛。格龍斯得夫也會來的。他會同她打木球玩耍。他會講一些有趣的,奇怪的故事。她熱烈地想看見那果木園,那黑夜,那澄清的天空,和星星。她又笑得肩膀顫抖起來,她覺得好像聞到屋裏有一股苦艾的氣味;屋外有一根樹枝正在鞭打着窗戶。

她走到床去坐下。她不知道怎樣來對付她這極大的幸福。她是完全沈沒在快活的深淵裏。她望着床頭掛着的那十字架說道:

『親愛的上帝,親愛上帝,親愛上帝。』

(完)

maksim 狗的名字; to do with 對待; terrible confused 的 terrible, 俗語用作副詞, 等於 greatly; I'd better = I had better 不如, 最好; longed for 切望。

## 翻 譯 文 法 陳 爾講解

## 助 動 詞 (續)

(3) 表示希望

May you be happy!

(祝君快樂!)

(4) = Can easily.

You may imagine my surprise.

(你能够很容易想像出我的驚奇。)

He might at least have come to say good-bye.

(他至少也可以來辭行。)

6. need.

"need" 用在否定句及疑問句時為助動詞

You need not make such haste,

(你不必這樣忙。)

Why need he go there?

(他何必要到那裏去?)

(注意)用在肯定句時, need 為動詞

He needs to come every day.

(他需要每天來。)

(未完)

更正: 第七十七及七十八兩期翻譯文法之題目「補足詞之形式(續)」係「助動詞(續)」之誤排。

ナボレオン (二)

自分の兄弟三人を、さつさと藩國の王に取立て給は不足する所は手  
下の軍人で補ふた。亂暴は亂暴であるが「國王製造者」といふ無類の異名  
を得たのは、千古の奇觀と云ふべしだ。全く隨意に國王を製造して居た  
のだ。大抵の國で野心家の野心と云へば小さいのは顯官ぐらゐ、大きい  
とても總理大臣と云ふに過ぎぬ。此の人達に比べれば、何たる相違、何  
たる懸隔雲泥たどと云ふ言葉は追着かぬ。兵隊を議場に入れ喇叭の聲で  
議員の怒聲を鎮めて置いて、一顧して國家の長となり、再顧して皇帝と  
なり、三顧して皇帝の上の皇帝と成つた。

而して其の四顧目が面白い。自分の生れたコルシカ島から遠くもな  
いエルベの島へ、皇帝といふ尊號を持つたまま流されて焚戸の焚く火に  
詫癢の夢を照される人と成つた。けれど四顧には完らん。五顧してエル  
ベの島を脱するや備の嚴重なグレノブルの關所を單身で越えやうとして  
、番兵の前に立ち「防禦の武器のない皇帝を汝射殺して功名せんは、今  
ぞ」と告げた。膽力天地を呑むとは此事だらう番兵が彼の膝に、彼の足  
に、縋り附いたも宜である。佛國全土の民が軍食帶漿せんばかりに歡迎  
したのも宜である。新王路易十八世が一宵の中に夜逃したのも宜である  
。是と云ふのも畢竟は天が此の逞しい俳優をして大詰の一幕ウアター  
ール」の敗軍から英國の軍艦でセントヘレナの孤島に流される英雄の末  
路を演じさせ「私慾より上に脱せざる人には、永久の成功なし」と云ふ大  
きな教訓を遺さんが爲であつたのだらう。

拿破崙 (二)

胡謨譯註

他毫無忌憚の把自己的兄弟三人都封爲國王，再有不足的地方便以部  
下補充。說他粗暴倒確是粗暴，但是能够獲得那無與倫比的「國王製造者」  
這種異名也真可算是千古的奇觀。他實在是任意別造國王。說起一國之野  
心家們的野心來，大抵小者爲一顯官，大亦不過爲一國之總理大臣，而他  
和這些人們比較起來，他們的差異簡直不是雲泥之差等話所能形容得盡的  
。使軍隊進入議場，以號令之聲鎮服議員的怒聲，一顧而爲國家之長，再  
顧而爲皇帝，三顧而爲皇上皇。

但是他的第四次顧起是深饒興味。仍以自己之生地科  
爾西科島被放逐於離此不遠的厄爾巴島，過着漁火照夢的謫居生活。但是  
第四次的顧起並不算是終了。當他第五次顧起脫出厄爾巴島時，欲以隻身  
越過戒備森嚴的吳列諾漢爾要塞，立在守兵之前說道：「現在正是你們殺  
死手無寸鐵之皇帝而領功的時期呀！」所謂膽力吞天地者即此之謂歟？雖  
怪守兵依附他的膝下足下，也難怪全法人民甚至軍食帶漿來歡迎他，更難  
怪新王路易十八在一夜之中惶促逃亡。  
雖然，畢竟蒼天想要使這個舉世無雙的伶人，演一場英雄之末路，使  
他由滑稽戲的敗軍中乘英國軍艦被流謫於聖希里那之孤島，而遺吾人以  
「不能脫開私慾之人沒有永久之成功的教訓吧？」

「註釋」 やつさと 無所顧忌

エルベ島 (Elba Is Land)

「縋り付きた」 依頓

「セントヘレナ」 (Saint Helena)

取立てる 養順・推舉

グレノブル (Grenoble)

「大詰」 原爲戲之最後一段轉爲末致

「ウアターール」 (Waterloo)

コルシカ島 (Corsica Is Land)

「防禦武器のない皇帝」 就是平無求鐵之皇帝

日文翻譯法

だしぬけに 突然  
昨夜途中で出しぬけに匪徒に襲はれました  
が仕合せと少しの怪我也いたしません

ます

昨夜在途中突遭匪徒的襲擊幸而毫未受傷

腹藏なく 直言不諱  
御ころ易い仲ですから腹藏なく申し上げ  
てため 因爲我們是好朋友所以直言不諱的說了

ません

人は石佛の様に黙つてばかり居てもいかん  
がさりならら。出鱈目にしやべるのは尙更いけ  
ません 人若僞像不佛似的沈沈固然不可但是信口胡  
說尤其是不可。

胡謨信口





# 胃腸 營養 若素

## 兒童的伴侶

糖菓不是兒童的伴侶，吃了是要有病的。玩具不是兒童伴侶，日久是要生厭的。兒童的伴侶，只有若素，若素可以解糖毒，服用若素，就是吃糖也不壞牙，若素可以助消化，服用若素，就是吃水菓，也不生病。

若素沒有苦味，兒童最愛服用，絕不像其他藥品，苦的難吃，兒童見了就害怕，若素可以當兒童的零食，隨時服用，既經濟，又去病，又壯實，還不是「一舉三得」嗎。

中瓶：三百片 大瓶：一千片。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本埠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濟南營業所：濟南商埠三緯路



# 友聲

## 我需要人們的指正與教導

No. 168 安寧 (北京)

幾年來人世間的波折，使我陷在深沈的悲鬱裏，同時體會到友情的偉大，爲了會得到好朋友的砥礪而不致自己摧殘了自己；於今，奮進的根苗時時在生長着，不敢稍事懈怠。

我，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子，剛剛完畢了中學生活。儘管爲兩個在立大學考試錄取了，興奮中蘊含着極端的懊悔

，我覺得自己空虛，這不是目前的感覺，而是自入高中以來一向都是陷在空虛的不滿與煩苦中；我亟於需要人們的指正與教導。

個性是抑鬱的，寡言笑，從不願說出一句沒有效力或不發生反應的話。常會整日陷在靜默中；然而極其喜好運動和旅行，球場上時常發現我的踪跡。喜歡文學，但對文學方面的一切知道的很少。喜歡音樂，但是連一支完全的歌曲都不會唱。不喜愛讀書，而成績却總在甲等前幾名內。

我愛淒清的月夜，愛漆黑天空的星星，愛夏日變幻無窮的白雲，愛落霞映下的黃昏，彷彿那裏有着甜蜜或悲愴的回憶，而實際却正是未來的幻想。

半年前測量過我的高度是五呎五吋五，算是相當的高。我的樣子雖然是笨中帶點蠢，然而動作姿態却還不是笨手笨腳的。也許有人會覺得我的外表和個性嗜愛等有些不一致，不過我朋友們的介紹了自己，我等待着不吝教誨的他們的幫助。

## 願認識一位有同樣愛好的女同學

No. 169 若士 (北京)

我是一個十六歲的男孩子，在X中初三讀書，但生活是很沉悶，而單調的，特別喜歡新文藝讀了很多小說，也寫過一點稿子，有時也抹幾筆圖畫，初刻一點東西。

我願認識一位有同樣愛好的女同學，在互相砥礪下，精神上愉快些，工作進行迅速一點。

## 性情耿直行動稍具詼諧

No. 167 若士 (北京)

我懷着一腔熱誠和熱情，要在徵友運動裏，佔一小片園地，來認識來徵求具有大童，坦白，純潔，熱情的朋友，同性異性皆可，國內國外均行。來調解我數年來沉寂，孤獨的生活，用友情的甘露，來浸潤久枯的心。

我，男性，十九歲(十足年齡)，沒有兄弟姊妹，做我的精神的安慰者，和學問的幫助，我總幻想有親愛的哥哥姊姊；活潑的弟弟妹妹該是同等的榮幸！我在津市最著名的教會附屬中學內讀書，今年高中三年，沒有宗教信仰，個兒矮(五呎十吋)，性情耿直，行動稍具詼諧，喜歡足球，籃球，機械運動和田徑賽，不甚愛好游泳，划船也很喜歡，溜冰和四輪鞋，也對數，嗜好音樂，只能玩鋼琴，曼都林，手風琴和口琴，新文藝和電影也極端愛好，——不過都玩不太好。

課餘皆消磨於閱讀雜誌，及與朋友閒談或散步，不過多數是泛泛的朋友。

啊！未來的朋友們，應徵時再見吧！望眼欲穿的我，正渴望着你們，你們或你們。  
No. 168 劉彬 (天津)

## 想得到真摯的淡淡的友誼

No. 166 理斯 (北京)

您要想和一位學自然科學的朋友通信嗎？他仍是在眷戀着已失去的中學時代，富有熱烈的感情，沒有特別的嗜好，整天在忙碌中生活，很少時間煩惱，除非特別的情形，不到娛樂場所。他希望在這裏得到真摯的淡淡的友誼。

## 將來要作個政客

No. 165 索引 (北京)

本人今年十八，身長一米六十七，體重五十三公斤，下季高中一年，窮得要命，但仍抱樂觀，野心不小，將來要作個政客，愛看各種雜誌，又好國際新聞，和願研究國內外情勢，日常功課，只知皮毛，盡人事，不聽天命。不尚虛榮，有誰願和我交游呢？心不坦白者。頂好別因我給編輯多事。

## 一個淑靜的姑娘

No. 164 潔芬 (北京)

我是個喜靜而不喜動的人，因爲這個原故，許多人都稱我是淑靜的姑娘。  
我是一個悲觀者，我愛讀悲良的詩文，愛聽廣東音樂的幽雅聲音。這是我唯一的嗜好還喜歡和知己的友人在一起談話，最厭惡些豪華的子弟，以金錢來做交友的目的。  
我所徵的友人是精神和文學的牽繫，來做我真摯的朋友，要堅忍，要量大，對於朋友要有真誠的感情，不要做虛偽的，要拿出真誠的態度，我們做個純潔坦白的朋友，走向光明的路途。

凡對於本報(徵友運動)的意義有正確了解，而能遵守(徵友運動)規則(詳見本報第一期及第六十一期)的讀者，均可來信參加。其希與刊登之各徵友者通信的讀者，亦可將兩件寄交本報(徵友運動組)，附帶貼足郵費之信封一個，經審查認爲適合後，當即代爲轉遞，一切須遵守徵友規則辦理，否則不過問。

# 生活的藝術

The Art of Living



Andre' Maurois 原著 陳驥 譯 (24)

## 交友的藝術

無私是真正友誼上所不可缺少的；猜度他人的問題，不等待他人的請求而自動給與援助，這是朋友義務。倘若在朋友必需我們的幫助的時候，我們不必等待朋友的開口。除去一種行動能夠產生滿意外，大概祇有金錢和權力能夠永遠給人快樂罷。

友誼上的另一要素，我想就是互相敬仰。你也許會說，

「我有一些不能受我敬仰的朋友，但我也照樣喜悅他們，並且我可以坦白地對他們說我不敬仰他們。」這是把意思弄混了，而有更加深刻地去探求真實性的必要。我們都有一些可以完全對他們說實話的朋友，而且實際上若無這種真誠就不能有真實的友誼。旁人對於我們的批評，我們聽了或會惱怒，而朋友對於我們的批評，我們就能夠接受，這不就是因为我們根本知道朋友是敬仰我們的麼？我並不是說朋友認為我們有一切的美德，或是覺得我們特別賢明。我的意思是說朋友對於我們的短處和長處曾經有過一番審慎的考慮，而仍然擇我們為友，在他自然是認為我們比其餘的人更強了。

要知道因為有敬仰所以纔有真誠，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凡由喜悅我們或敬仰我們的人所發出的批評，我們都一概接受，因為這不會損害我們的自信心，倘若沒有自信心，我們會覺得人生的難堪了。作家之間的真摯友誼就在乎此。路易·布萊(十九世紀法國詩人兼戲曲作家)曾誠懇地批評過福羅貝爾，但福羅貝爾並不介意，因為他知道布萊把他看為大師。上天保護我們不去結交某一種「真誠」的朋友；他們的真誠祇是使我們難堪，他們祇關心警告我們旁人對於我們所說的壞話，而對於我們的讚揚則似乎充耳不聞。

上天也保護我們不去結交那易怒的朋友，他們不了解我們對於他們的喜悅，不知道人生的短促艱難，不懂得人情的無常，把每一個不耐煩的表現或心情的不暢作為前兆而監視着我們。一個易怒的人是決不會交到真實的朋友的。真正的友誼就是十分信任，這種信任祇能完全給與，或是完全撤回。倘若友誼需要不斷地分析、培養、矯正，那將比愛情本身所給與的苦惱更大，何況它還沒有愛情那樣的力量和補救作用呢。倘若這種信任用錯了怎麼辦呢？那麼我寧可受偽友的背棄，也不願欺騙一個真實的朋友。

絕對的信任是隨着完全的互相傾賴而來的麼？我相信真正的友誼非如此不可。瓊(Jane)曾經說過，友誼的目的是使秘密的思想及情感與普通的社交相結合。假使朋友是對於虛構的我而不是對於真實的我敬重，那麼這種敬重有什麼價值呢？非到兩人在夢中都能相擅的程度，則他們的談話是不會有真正的興趣與生氣的。但祇要刺探的深度已够，就自會湧出信任之泉。從來是機械式乾燥無味的談話，從中逐漸看到了活潑的生氣，這真是無上的愉快。在另一方面說，信任是很難保持的；方向也不易擇定。在衆人之中，說出一件他人不知的事情以眩耀是容易做到的。在自已無話可說的時候，最易說出他人的秘事來使人吃驚。像這樣就不自覺地洩露他人的秘密。

巴斯加爾(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說：「沒有一個人能夠在我們面前談論我們，和在我們背後談論我們一樣。一切情愛都是建築在這種互相欺瞞的上面，倘若我們知道了我們的朋友在我們背後談論我們的話，那就很少可以保持友誼了。」蒲洛斯特也曾說過，假使我們能够偶一看到旁人心中我們的影像，我們會多麼吃驚呵！我還可以補充一句，而且是在那些喜悅我們的人的心中的影像！至好的朋友往往因為聽了旁人的話而疏遠，旁人的話有時固然是實言，但多半是惡意的挑撥。

有時有些極極秘密的事情，祇有對那些在職業上認為應該保守秘密的人，如對牧師及醫生纔能說明的秘密事情，而我打算把小說家也加入其內，他們往往把聽來的事情謹慎地變換一種形式寫在他們的書中。

對於那些來報告說旁人談論我們的人，無論他們說的是真是假，凡足引起友人的苦惱或疏遠友人的情誼的，都應該強地對待他們。這時我們可以守這樣一條最好的法則：不要和那些談論我們的人爭鬧(你不能確實知道他們是否真談論過你)，而和那些來報告說旁人談論我們的人爭鬧。

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秘密，但並非否認事實，因為朋友並非都是聖人，他們也許做錯事，或甚至於犯了極嚴重的過錯，但勇敢地來肯定我們對於朋友從心發出的敬重。我認識這樣一位婦人，無論何時她的一個至友當面攻擊她，她就僅僅說：「她是我的朋友，」此外不再多說。我相信這纔是真的聰明。

請用一角五分錢，買一本最有價值，最有趣味的讀物——「吾友」！

載連篇中

印度鼻子 (五)

蕭 謹

印度鼻子繼續走他的路。又拐了一個灣，從老遠便可以聽見一陣陣的煩囂和喧嘩。並且有一絲絲燈光從一個廟院裏透了出來。

「到了。碰碰運氣吧！」  
「那？」  
「誰？」  
「我！」  
「我——」

門開了，露出一個胖傢伙來。  
「怎末着，四哥？連我的話音都聽不出來啦！」「唔還是你呀！——進去吧！二和尚早就念叨你。」

屋子是裏外間，從裏屋透出來的燈光可以看見外屋的一切，在微弱的燈光下，外屋顯得特別的狹小，就如同一個鴿子的籠。牆角上放着一個水缸，缸上面的牆上貼一張已經撕掉了尾巴金魚畫。再靠邊有一張古老的刻漆的漆點像一個麻面孔樣的四方桌子，桌上安放着兩個吃完沒有洗刷的碗。上面黑壓壓壓了一層苔蘚，若一面天然的黑紗。在賭徒們生活下所養成的老鼠，是特有的大膽，牠們在穴口探着頭，很大方的互相打着招呼，或者沿了牆根在此尋着人們遺落下來的事物。除此之外，外屋便一無所有。但是屋裏却正和外面做反比例，不但屋子寬敞，並且人們的嘻笑聲，叫罵聲和吵鬧聲造成了一種刺耳的喧嘩。地中間有一張給「打麻醬」的人們預備的半舊的桌子和四五個圓凳，但從桌面上的「層厚厚的塵土

看，顯然有些時間沒有人光顧牠了。脚下呢，瓜子皮蒜皮，花生皮以及吃剩下來的餅屑之類的東西，就很巧妙的做了一層均勻的地衣。靠窗有一面大炕，這炕的面積足足佔了全屋的四分之一還有奇，炕頭上糊了「發財還家」「財神到家」

「新年大發財」之類的年畫。一進門熱突突的，煙、酒、牙穢、屁、汗、……種種混合的氣味，很熱烈的刺着鼻孔，一陣陣使人作嘔。但是在大炕上的賭徒們，卻像魚的習慣于水一樣，發出他們本能的活潑歡躍和生動。屋頂吊着一隻大煤油燈，

這強烈的燈光很清楚的畫出了五個不同面孔，一個是胖胖圓臉，遠遠看去就如同一張大白面餅，幾個稀疏的鬚髮，遠遠看去就如同一張大白面餅，這個人叫做袁老二。一個是黑臉，連腮鬍鬚，說起話來粗聲粗氣，好像永遠在尋人所斃，大家叫他做張飛。一個是長面臉，三角眼睛，鼻下尚有兩鬚黑鬚，這是本村的土財主孫七爺。再者則是趙二和尚和一個滑腔滑溜流涎十足的年青人，大家不知他的真姓名，只是人亦云云的稱他做「五少」，這大概就是趙二和尚所說的什末「財主快子」了。印度鼻子進到屋中，這五張面孔上的十隻眼睛，像箭一樣的射了過來。也立刻引起一陣從未曾有過的騷動。

「辦！這是誰？」  
「豆腐房掌櫃嗎？」  
「什末風兒把你吹來的？」  
印度鼻子興奮異常，紅着臉，這一回答來人的問話。方才替他開門的那個人，這時就周旋讓茶讓水。這個人在燈光下也露出來了本來面目，一臉的酒精痘痕，大蒜頭鼻子，發着紅，如同一件

法實在放着光彩，身體是那末出奇的胖，行動起來恍若一座成了精的水缸，在地面上輕輕的移動。他在村裏招賭有年，姓韓行四，大家便招呼他韓四哥。

趙二和尚正在推著牌九。牌九只剩了末一條。看見印度鼻子進來，便沙啞着嗓子喊道：「才來你……先等一等，還有這一條，就完！」

接着轉向其餘的賭徒：「下呀！……下齊了沒有……齊了？打發兒啦！……七，七對門，八到底……」大家立刻聚精會神去看牌，暫時屋中漏出了幾秒鐘的沈靜。

「註（牌九是用竹子做成的長方小塊。上面有點，賭錢的人，以點的多少論輸贏。六點鐘，就是六個點。說俏皮了就成了這個名詞。）」  
流氓式的五少，看完了自己的牌，第一個喊了出來。  
「日本馬街，「八變」——」  
孫七爺也不甘示弱說。  
「光刺咱的了，這張牌你誰？我聽？」袁老二和張飛全押一門，徵求他的意見說。「看我的。」  
張飛魯莽的把牌搶過：「長呵！長呵！長呵！長呵！……倒籌！XX打鼓，一個點兒！」

三家都把牌亮出來了。四個人下死勁的盯着「莊家」。趙二和尚如一個戰場上的勇士，牌九，就是他的武器，于是用那根一棍便有一百多斤臂力的臂膀，去露那兩張壓在一起的牌九，慢慢，「本兒」竹牌的邊緣發出清脆的聲音。兩張牌全露出來了，一張是長三二，一張是「三板」。汗珠立刻從趙二和尚的頭上流下來。  
「幹他娘！末條來個閉丘。」隨手把牌一推。  
「有點就略！」  
六  
人能够改造環境，使自己變成偉大。但是在另一方面說，環境也確能改造甚至把自己毀掉。一些意志薄弱的理智不健全的人們，因抵抗不過惡劣的環境與外來的誘惑。  
(未完)

# 為誰鐘鳴

(五)

「白波的太太會看手相，」吉潑賽人說。「但是她真無常，那們野蠻，我不敢斷定他肯替人看不肯。」

「現在我們去看看白波的太太去，」他說。

「如果她真是那們壞，我們勸勸她。」

「我可不去惹她，」雷福說。「她非常之不快快我。」

「因為什麼？」

「她認我是一個虛度一生的人。」

「這不公，」安錫讓諷刺着說。

「她是討厭吉潑賽人的。」

「這是多們大的錯誤，」安錫讓說。

「她也含有吉潑賽的血，」雷福說。「她說的話，她的心裏全明白。」他露着牙說。「她的舌如利刃，口劍傷人。說起話來，能够把人的皮剝了下來，刺得一條條的。她真是具有不可思議的野蠻性。」

「她跟那一個女子，馬莉亞，相處得如何？」

「買教問。」

「很好。她喜歡那一個女子。但是如果有人向那個女子過於接近時，」他搖搖頭，並且把舌頭作出了啞啞的聲音。

「她對於那個女子很好，」安錫讓說。「她照顧她很周到。」

「當我們從火車上把女子救了回來時，她非常之奇怪，」雷福說。「她一句話也不說，永遠是哭泣，如果有人一碰她，她就戰慄得像一隻落水狗一般。直到近來她纔好一點。最近她又比以

前好得多了。今天她很好。方纔同你說話時，她非常之好了。當初我們原想把她丟在火車上的。像當初那們工賊，難看同不值一顧，當然不值得就讓我們的工夫。但是那個老婆子用一條繩子拴着她，每當這女子不願意再往前走時，老婆子就用繩頭打她，逼着她往前走。等到她真的走不動了，老婆子把她扛了起來往前走，等到老婆子不動時，我就替她扛着。我們攀登山道，草深沒胸。等到我扛不動時，白波扛着她。這個老婆子我們扛着她的時候，你猜猜她說些什麼呢！

「他同想到此處時，搖搖他的頭。」這個老婆子量並不大。等到我們扛了她，放下來打一陣，扛了再走，却顯得很重，老婆子還用繩子不斷的打白波，替他背着來復鎗。他一放下女子，就把鎗交到他的手裏，幫助他把她背了起來，一邊罵罵着，一邊把鎗給他裝好。從他的口袋裏把子彈倒了出來，一個個裝進彈盒裏，嘴裏一邊罵着他。天色漸漸黑了，等到黑夜，諸事都沒有問題了。最幸運的是對方沒有騎兵。」

「炸火車時，一定非常之困難，」安錫讓說。「我當時不在場，」他向買教解釋，「那一次是白波的一帶同艾索多的一帶，還有這個山裏的另兩帶。艾索多今天晚上我們就可以見着。我已竟到戰線那一邊去過了。」

「這些人一邊去過了，還有那個姓炸炸的漂亮小伙子，」吉潑賽人說。

「買什金。」

「是的。這個姓我老是記不住。我們有兩個

人帶了一架機關鎗。他們也是軍隊中派了來的。他們逃走時，不能攜帶着機關鎗，因此把他丟失了。當然他不比那一個女子還重的。如果那個老婆子同他們在一處，他們一定可以把機關鎗帶走。他回憶着搖搖頭，隨後又繼續着說下去。「我一生以來，從沒有看見過像爆炸發射時的情景。火車沉穩的前進着，我們在很遠的就看見了他。我所受的衝動大概情形不出來。我們先看見烟囪中發出陣陣的煙氣，以後輪到了汽笛聲。嗚嗚嗚的聲音，越來越大，隨後，到了爆炸發射。機關鎗的前輪被炸彈升高起來，好像整個地面，隨了巨大的轟聲，起了一陣黑雲，升起很高，好像在夢中所見的一般，隨着機關車倒在一邊，好像一隻負傷的巨獸。接着又是一聲爆炸，在響聲終息以前，我們看到了大團白色蒸汽噴出，同時機關鎗開始發出嗚嗚嗚嗚的聲音！」吉潑賽人一面說，一面上下揮動他的緊握着的雙手。響起大槓指來，彷彿按着機關鎗。「嗚！嗚！嗚！嗚！……他學得很高興。我有生以來，也沒有看見過這種事情。車上的兵士，紛紛下來，機關鎗對着他們發出聲音，這些人就立刻倒下。就在這個時候，在我的極度受刺激之下，我把手放在機關鎗上，突然發現了鎗筒護手。正在這個時候，那個老婆子在我的臉上打了一掌，說：「開鎗，渾蛋！趕快開鎗，否則我把你的頭推在鎗口前面！」於是我就開始放鎗，但是很難把我的鎗拿得很穩，同時對方的兵士向遠處的小山奔跑去。隨後，等到我們跑到了火車邊，去看看有沒有可以拿走的東西，一個軍官逼着許多兵士上我們反攻，一直到了手鎗可以射到的距離。他不間的揮動他的手鎗，向兵士們大喊着，於是我們都向他射擊，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射擊，軍官在他們的後面，往返指揮，使用他的手鎗，但是他們仍舊倒在地上，因為火車遮擋着，這個軍官當他們的兵士倒時，他就打死了兩個人，但是仍不能使其餘的站了起來。」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華北辦事處：天津法界中街八二號

▲華北辦事處：

▲天津法界中街八二號

▲北京前門西皮市九號

▲青島東鎮歸化路十二號

▲濟南小緯二路三二號

訂閱：每月九册  
 半年五十四册

一元三角  
 七元五角

(郵費在內，外埠購用郵票，恕不代收。)

胃腸良藥

# 食母生

大衆補品

盛筵當前賓主交歡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其如胃腸薄弱何。坐觀他人興高彩烈。食指亦動。多食又不耐消化。不食未免掃主人之興。則亦惟有服食母生而已。

藥分片劑粉劑

食母生係由貴重營養素  
 維他命等製成。經用紫外  
 線照射。常服之。消化容  
 易。胃腸調整。大便暢通  
 血脈清潔。新陳代謝旺  
 盛。價格公道。稱而不費  
 調子不悞。蓋嘗試之。



上海信誼藥廠監製 藥房均售